

• 长篇纪实小说 •

◎ 姚力 枫亚 著

周恩来在万隆



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

錦綉
文庫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长篇纪实小说 •

◎ 姚力枫亚 著

周恩來在萬隆



紀念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在万隆/姚力, 枫亚著.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80685-834-9

I. 周… II. ①姚…②枫…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0554 号

策 划 人 张仲煜

责任编辑 姜海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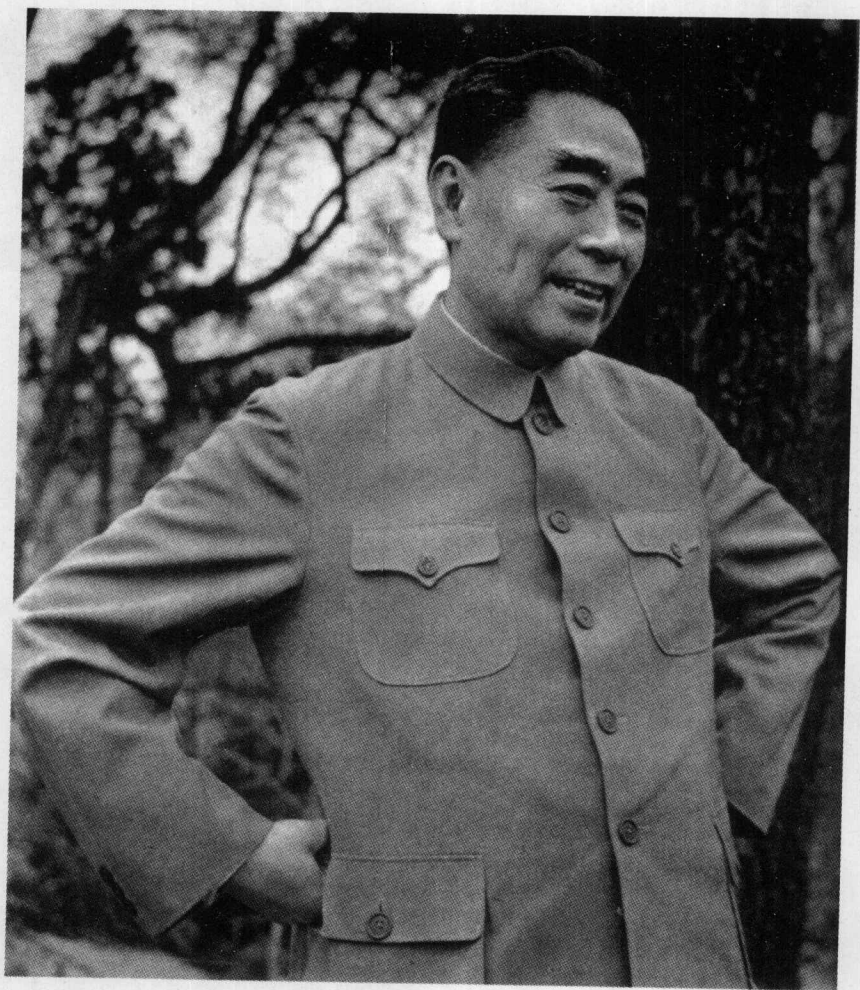
整体设计 王建军

技术编辑 李 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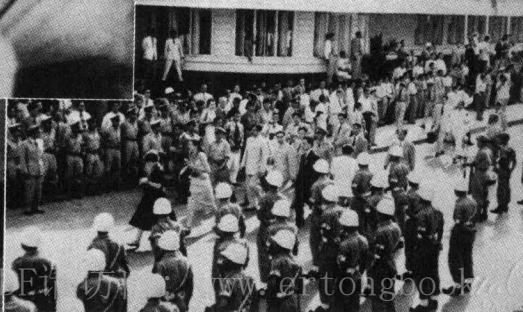
书 名 周恩来在万隆
著 者 姚 力 枫 亚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2.5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5-834-9
定 价 2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目 录

第一章

险象环生无所惧	1
---------------	---

第二章

仰光天空多晴朗	102
---------------	-----

第三章

亚非巨舸破惊涛	191
---------------	-----

第四章

万隆精神光万丈	274
---------------	-----

后记	387
----------	-----

第一章

险象环生无所惧



周恩来总理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转送给秘书姚力珍藏。

壹

1955年4月6日。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

周恩来觉得脑子有点儿疲倦，便摘下眼镜，随手把一小盒清凉油拿过来，蘸了点清凉油朝着两边的太阳穴抹了抹，然后把清凉油仍然放到一伸手便可够到的地方。

多少年来形成的生物钟告诉他，此刻该是深夜两点了。为检验这个感觉，他看了看手表，可不是，刚好两点整。他笑了，腮边浮出了似隐似现的一对酒窝。他并不知道这对酒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给他增添了多少人格魅力。其实，这对酒窝的魅

力大得很，给莫洛托夫以至斯大林，给胡志明、范文同，给尼赫鲁、吴努们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一个政治家在人们的心目中，脸部表情总难免带有严肃甚至严厉的神色，你见过能有几个政治家两腮蕴有酒窝的呢？在中国当代出类拔萃的领袖级政治家中，恐怕只有周恩来。接触过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外国元首和外国新闻界人士，周恩来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谦和乃至可亲，当然和这对酒窝不无联系。

此刻，沉浸在出席亚非会议准备工作中的他，估计安师傅和往常一样，要送夜宵来了。果然，这位厨师走着轻步，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小馄饨，房间内散发着过油葱花诱人的香味。

“总理，饿了吧？”相貌憨厚的安师傅把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很轻。

“嗯，有点饿。”周恩来接过碗，胃口很好地吃起来。

安师傅知道，站在一边看总理吃饭是不礼貌的，所以他退后几步，在外间椅子上坐下，等总理吃完，才走进门来，从总理手中接过空碗回厨房去。

刚吃完夜宵，身上和心里都热乎乎地，精神也振奋了许多。忙里偷闲，他看了看大办公桌上的台历，把1955年4月6日这一页翻了过去，在1955年4月7日这一页上，用毛笔写了四个小字：离京赴昆。

出席亚非会议的国家，连中国在内共有二十九个。1949年

10月1日担任政务院(后改名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以来,他把相当的精力投到了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相对而言,他对北美洲、欧洲、亚洲国家的研究所花的工夫要远多于非洲、南美洲、大洋洲众多国家的研究。他打算黎明上床睡觉之前,把参加亚非会议的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利比里亚、利比亚、苏丹等六个非洲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状况再熟悉一遍。他对埃及非常熟,对其余五个非洲国家只能说知其大概而已。他考虑,这次去出席亚非会议,重要任务之一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与会的所有亚非各国的领导人交朋友。交朋友就要个别接触,个别接触就要彼此间亲切交谈,亲切交谈就要熟悉对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这样谈起来才近乎。和友人交谈,总不能翻着本子看对方国家的情况吧。这就要靠事先熟悉,并要牢记在心里,这样谈起来才亲切自然。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部,有三千多年历史,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先后被葡萄牙、英国和意大利殖民者侵占过。1896年独立。1935年意大利再次侵入。二战中意大利被打败。该国人口三千二百万。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周恩来把有点拗口的“亚的斯亚贝巴”默念了三四遍。为增强记忆,他在台灯下仔细查看了这座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然后离开地图,默默背诵几遍,直至能顺口背出,才给自己打了个“及格”的分数。

中南海西花厅的主人周恩来真是奇人。五十七岁了,他

的记忆力仍然能达到惊人的程度。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他的大脑中装了整个中国的古往今来和整个世界的风起云涌。此刻，你要考他：“苏丹有多少人口？”他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一千九百万。”“经济状况如何？”“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哪一条大河纵贯该国？”“尼罗河。”……

周恩来大脑里不断积攒各种与他职业有关的信息，在深夜这个时段来收储。他和毛泽东主席一样，对深夜情有独钟。深夜对于他，简直是一个替他把门的卫士。这个忠诚的卫士，能把他日理万机的纷繁事务拒之门外，保驾他在一根针落地也能听到声音的静谧中深沉的思考，无数个棘手的难题就是在这种深沉思考中得到彻底的破解。然而，你也别以为他离开了深夜，在白天的脑力就不行。白天，在电话里，或在和众人的交谈中，他的脑子同样敏捷得超过一般的智者，善于急中生智地处理好看来十分复杂的事情，这不能不让你叹服。

当把黄金海岸的国情政情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后，他的耳鼓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不用问，是小超。

这对老夫妻相依相伴了几十年。邓颖超的脸上已嵌入了明显的皱纹，而周恩来私下里还是亲切地称呼她“小超”。这个称呼，比起喊她“老邓”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它始终为他们守护着青年时代结下的甜蜜爱情，任凭时间老人在他们身上绘下

的一切衰老印记。

“恩来，7点钟你要动身的。你才出院几天，快去睡一会儿吧。”邓颖超披着薄棉衣，走进来提醒了。

“好好，睡觉。”周恩来向爱妻柔情地一瞥后，把一支毛笔插入笔帽内，站起身来。

他摇动了几下左膀，把不灵活的右膀也上下活动了几下。由于双臂的活动，牵拉得腹部的伤口有些隐隐作痛。他没有把这当回事。他离开办公桌，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中南海的葱茏树木，还披着黎明前的墨色……

贰

等周恩来上床睡下了，替他盖好了被子，邓颖超才轻轻地带上门，走到平时她工作、学习兼休息的那个房间去。即使在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她也很注意别弄出什么响声来，连走动几步也是蹑手蹑脚的。

周恩来喜欢安静，这个性格是从小养成的。记得在延安窑洞里，他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过，他小时候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叔母即嗣母抚养。嗣母是个知识妇女，终日

守在房中不出门，他的好静的性格就是从嗣母身上承继过来的；但他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他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好安静和为人爽朗这个性格，至今也没变。

西花厅院落的总理办公室所有工作人员，几乎都知道周恩来的这个性格，所以平时都把不大声喧哗当作一条纪律来遵守。安静，即使在白天，也成了西花厅的一个环境特点，只有嘀铃铃的电话铃声，才敢肆无忌惮地打破这份宁静。

此刻，邓颖超无心重新躺下休息，虽然离天亮还早。她重新打开给周恩来带走的那只衣箱，看还需要带点什么衣服。印尼岛国气候炎热，替换的衬衣裤和汗衫只带两套似乎少了点。于是，又从衣橱里拿出一套来，整齐地叠进了衣箱里。刮须刀，是他必不可少的东西，她查看了一下，嗯，已经装进了衣箱。几方洁净的手帕，和刮须刀应当放在一起，他使用时随手可以拿到，不必在箱子里翻找。她深知他生活一向简朴，非必用的东西他是不愿带在身边的。那就带这些吧。她重新把衣箱盖上了。

邓颖超是党的一位高级干部。但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她也像中国传统妇女那样把照应好丈夫的生活起居时刻放在心上。当然，她细致入微地照应他，主要还是出于感情的因素。周恩来在她心中，始终像一位可敬可爱可亲可信的老大哥，他工作再忙，也不会忘记尽可能地体贴她，关怀她。从 1925 年结婚算

起,他俩相濡以沫度过了三十个寒暑。在这漫长的共同生活的岁月里,他俩心心相印地总结出了“八互”的小家庭生活准则,这就是夫妻间要真正做到: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慰、互谅。她觉得,这“八互”准则他比她做得好,这和他固有的温和性格不无关系。记得,他在法国留学时给友人信中曾解析过自己说:“我这个人天性富于调和性和极盛的求真心。”她以为,恩来青年时代把自己的性格定位在“调和性”上,这调和性包容了待人温和、宽容、体谅、设身处地等等极其丰富的内涵。是的,几十年来这些丰富的内涵像春雨润无声一般,不知不觉地化解到了他和她的共同生活中,甚至还融入了他的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中,只是在政治生涯中他还锤炼出了坚持原则的刚性品格这一面,这就呼应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团结和斗争是辩证统一的哲理思想。

这些年来,比周恩来小六岁的邓颖超每每想到他一向对她的深情关爱,会油然生起一种作为人妻的温暖和人生的幸福感。

或许是出于对他今次去印尼出席亚非会议在安全问题上受到威胁的担心吧,在他临行前,她的心情显得压抑和不安。而去年也是在4月,他去出席日内瓦会议,临离家时,她的心情要比这次坦然得多,因为她知道台湾蒋介石集团不大可能派特务到瑞士去暗害周恩来。而今次去印尼万隆出席于4月18日

举行的亚非会议,情况就不同了。1月中旬,恩来接到印尼总理的邀请函,从这时起,他就做了率团出席的决定,并着手做出席会议的准备。周恩来知道台湾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在印尼、香港等地活动很猖獗,因此他特地把情报部门的负责同志找来,交待他们要密切注意蒋特在印尼、香港等地的活动情况。2月10日,周恩来公开发表关于接受印尼总理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声明。从3月开始,我情报部门陆续侦察到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准备对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采取破坏行动,破坏的地点主要选择在香港和万隆等地,但破坏手段暂时还未查清。根据以往经验判断,蒋特很可能对代表团成员实行暗杀。针对这一破坏阴谋,周恩来提请公安部等部门领导同志考虑代表团的行走路线?是从香港坐海轮去印尼还是从香港乘坐飞机去印尼?经过多次研究,大家认为从海上走危险更大。周恩来听了大家的意见。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洽,决定租用这家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作为中国代表团包机,从香港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时间定于4月11日,这架飞机上午作为正常航班由印度飞香港,下午即改为中国代表团包机飞印尼。到了4月3日,情况有了变化,缅甸总理吴努希望周恩来能在4月15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等人进行非正式会晤,商讨一下怎样开好亚非会议的问题。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缅甸驻华大使的:在这之前到达仰光,恐怕有困难,因为他3月12

日动的切除阑尾炎手术,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我国云南昆明到中缅边境需时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进入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按照这样的行程,中国代表团必须在4月7日从北京动身,不能再晚。接待完缅甸大使后,周恩来决定向印度航空公司再租一架名叫“空中霸王”号的飞机,到时候他率代表团主要成员由仰光直飞雅加达。代表团部分一般成员则仍按原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雅加达。根据这一变化,今天周恩来要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乘飞机去昆明了。

尽管邓颖超对周恩来的此次亚非会议之行充满了担忧和不安,但她想到周恩来革命几十年,在多次遭遇惊险危难的时刻,他总是凭借着坚定的信念,超凡的智慧,大无畏的气概,处险不惊,最终化险为夷。记得1928年5月,恩来和她去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出发抵达哈尔滨,一路上多次遭到日方密探的跟踪监视和警察厅的盘问,险情百出,由于恩来的机智、镇定、沉着、冷静地对付了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还记得恩来在重庆工作期间,住在曾家岩五十号,就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包围之中。一次特务把一封恐吓信送到中共代表团办公处收发室,信封上写着“周恩来先生亲启”。恩来拆开信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一粒子弹。为应对